

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 武装占领中国东北的暴行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在沈阳悍然发动了武装侵略中国东北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从此，中国东北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独占的殖民地，东北三千万同胞惨遭日本帝国主义十四年的血腥统治。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大地上犯下了滔天罪行，其罪恶累累罄竹难书。

一、武装侵略东北的准备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的野心由来已久，早在明治时期就制定了对外侵略扩张的“大陆政策”。1927年的“东方会议”使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政策有了进一步发展，确立了“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的总方针。1929年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给日本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与政治危机，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摆脱国内的严重危机，加紧了武装侵略中国东北的步伐，进行了紧张的策划与部署。

1931年4月，日军参谋本部根据日本政府的侵略方针，制定了侵占中国东北的具体方案《1931年形势判断》其中提出了占领“满蒙”的步骤。很明显，日本陆军用武力“占领满蒙”的目标已经确定。

其后，该方案经过反复研究，并经陆相南次郎批准，组成了一个由参谋本部情报部长建川美次为委员长的核心委员会，在6月19日又抛出了《解决满蒙问题的方策大纲》。该《大纲》是日本帝

国主义武装占领中国东北的纲领性文件。

陆军省为了让关东军尽快了解《大纲》的内容于7月密令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来东京向他传达了《大纲》的要旨并要求他把《大纲》作为指令传达给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

陆相南次郎为落实《大纲》的精神在8月3日参谋本部的会议上作了“训示”。实际上这一“训示”就是对日本军队发出了武装占领中国东北的动员令。这样一来，《大纲》的精神很快被贯彻下去，成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东北的行动纲领。

关东军与陆军中央部紧密配合，也积极制定武装占领中国东北的计划。它们制定的《满蒙问题处理方案》与《关于情势判断的意见》比陆军中央部更为“积极”主张“满蒙决策要立即着手”，不能等待良机的偶然发生而要亲自制造机会“，占领满蒙后宜立即将之领土化”。^①与此同时关东军还经常派人回国与中央部进行联系，密谋武装占领东北的具体方案。

关东军做了一系列军事准备与部署。

对东北的情况：军事地理、政府机构、兵力部署等都做了周密的侦察。1929年7月至1931年7月关东军曾四次组织“参谋旅行”对东北的一些大城市哈尔滨、海拉尔、满洲里、长春、四平、洮南、沈阳与锦州等进行了军事侦察制定了军事行动计划并派遣大批间谍在中国各地侦察。关东军把沈阳做为侦察的重点，1931年4月，关东军参谋长三宅率部到东北军第七旅的驻地北大营“访问”。名为“访问”实为侦察北大营的概况。到了9月份关东军对沈阳地区的侦察愈加频繁和深入了。

与此同时，关东军在沈阳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并向重要地点集结。据不完全统计从1930年10月到1931年7月，日

〔日〕《现代史资料》第7卷第162~163页。

军在沈阳等地进行的军事演习共五十余次，参加人数达七千余人次。^① 8月下旬，日本铁路守备队即秘密向苏家屯、沈阳一带集中。同时，驻在朝鲜境内的十九、二十师团全部开抵图们江沿岸，并举行水陆联合演习，侵占我龙多岛和图们江领水；南满铁路沿线日军亦同时举行演习二周，武装示威。……9月8日日军越境在沈阳北边门外架机枪演习，并在合堡大街实行街市战斗演习。之后，不断地演习城市边沿战、夜战和拂晓战等等。……沈阳日军当局并于9月10日左右分别召集沈阳日侨开会，以中村事件来借题发挥，煽动日侨仇华情绪，并发给枪枝，摩拳擦掌，跃跃欲试。”^② “9月14日至17日，日军在北大营一带连续进行实战演习，有一次甚至贴近北大营的围墙。17日，竟有日本警察两人闯入北大营将电线切断。”^③

日军进行调兵遣将，预示着战争已提上日程。

1931年4月中旬，日本军部为了加强东北的日军军事力量，以“换防”为名，将驻仙台的门二郎中将师团长率领的第二师团（该师团士兵是在日本寒冷地区生长的，适合在中国东北作战）代替京都第十六师团到东北换防。之后，日本独立守备队也做了部分调整，将兵力向沈阳一带集中。关东军也进行了新的兵力部署。1931年8月，日本军部进行了人事调整。本庄繁就任关东军司令官，建川美次为新任参谋本部作战部长，今村均为新任参谋本部作战课长，土肥原贤二（原任天津特务机关长）为奉天特务机关长。本庄繁于8月20日抵达旅顺上任后，便立即进行紧张的活动。9月1日，他对关东军作了如何“应付变化之时局”的“训示”。从9月7日开始，本庄以对守备地进行巡视为名，从旅顺出发，经由大石桥、海

① 易显石等：《“九·一八”事变史》辽宁人民出版社第127页。

② 《吉林文史资料》第11辑，第2页。

③ 曾宗孟：《“九·一八”周年痛史》上卷第28页。

城、鞍山、沈阳、铁岭、公主岭 最后到达长春。9月14日本庄在长春观看了驻在部队的军事演习。9月15日 返程经过沈阳时 又观看了二十九联队、独立守备队、宪兵队、特务机关联合举行的攻打沈阳城墙的夜间演习。16日，观看了步兵第二十九联队的装甲汽车队，山炮队的演习等。18日 检阅了辽阳第二师团。当日下午 匆忙返回旅顺关东军司令部。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本庄这次“例行巡视”，是对关东军实力的一次考察，实际上也是战前动员。这说明，关东军武装占领东北的准备工作已完全就绪，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二、制造柳条湖事件

关东军在进行紧张的军事部署的同时，也在精心制定具体行动计划。参与这项活动的主要是关东军内主张武力侵占东北的激进人物板垣征四郎（关东军高级参谋）和石原莞尔（作战参谋），以他们为核心又纠集了一些死心踏地的侵华分子：花谷正（关东军参谋）、今田新太郎（张学良顾问柴山的助理官）、小野正雄（奉天独立守备队第一中队长）、川岛正雄（奉天独立守备队第三中队长）与三谷清（奉天宪兵队长）等，在一起聚会了几次，“终于炮制了在柳条湖炸毁铁路的计划。”^① 此计划决定9月28日（后提前到9月18日）在沈阳北郊柳条湖炸毁南满铁路路轨，以此为口实，迅速出兵攻占沈阳，进而“占领满蒙”。

关东军之所以选择柳条湖这个爆破地点，是经过反复酝酿的。曾担当爆破任务的河本末守中尉后来供认：“在此之前，位于奉天北郊邻近北大营的柳条沟^②道口，多次由北大营的奉天士兵或堆石块，或拔道钉，屡屡制造破坏南满铁路运行的事故。因此便选中

〔日〕关宽治、岛田俊彦：《满洲事变》第225页。
柳条沟经考证为柳条湖。

了这一地点，于九月十八日夜，派虎石台（奉天以北八公里，守备中队破坏柳条沟的桥梁（铁路）就如同奉天军士兵干的一样”。^①

为实施这一计划，板垣和石原慎重地物色人选，最后将爆破任务交给了花谷正和今田新太郎，让他们负责组成爆炸铁路的秘密班子。他们把工兵出身熟悉爆破技术的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第三中队（驻虎石台）的河本末守调往柳条湖分遣队，具体执行爆破任务；让川岛正雄担当爆破现场指挥；并组织几个人进行辅助作业与警戒联络。花谷等人又进一步策划了爆破铁路后的行动计划：由川岛中队担当向北大营发动攻击的任务；由第二十九联队担当攻击沈阳城的任务；由独立守备队步兵第二大队第四中队长高桥金一大尉的部队负责现场警戒；由和田劲预备役中尉率日本浪人负责联络。并把甘粕正彦预备役大尉派往北满，在铁路沿线投掷炸弹，制造事端，以作为日本迅速出兵各地的理由。

板垣、石原、花谷等人在一起密谋了几次，最后决定提前行动，在9月18日晚上动手。为此，板垣等人又做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

9月18日，担当爆破铁路指挥者的今田大尉，准备好了四十个黄色方形炸药包，并告诉他的部下“今晚行动”。

担当攻击北大营任务的川岛中队长以“演习”为名，率领一百多名全副武装的部下，由驻地虎石台向文官屯以南地区出动，在距柳条湖爆炸地点约三公里处停了下来，选择了一块比较隐蔽的地方，设立了临时指挥所。其他按预定计划前来的部队，也都分散在文官屯前面地带待命。

执行爆破任务的河本末守率领七八名士兵从集结地出发，装做巡查铁路路轨的样子，来到了预先选定的爆破地点。此处离北大营约八百米，河本亲自把今田准备好的炸药，放在上行线向长春方向右侧线路的铁轨接头处，点燃了导火线，这时正是夜里十时二十

^① 中央档案馆等编：《“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第96页。

分左右。轰隆一声巨响，炸断的铁轨和枕木向四处飞散。

关东军炸毁铁路只是为侵略东北制造战争借口，所以它们精心策划使其破坏程度不那么严重，其目的主要是：保证铁路军事运输的畅通无阻，实现武装占领东北的军事计划，并掩盖炸毁铁路的阴谋。为此，关东军诬蔑中国军队破坏满铁线，袭击日本守备队，与日本守备队发生冲突等等，又以此为借口，向北大营发起了猛烈攻击。

三、炮轰北大营

柳条湖铁路的爆炸声刚过，板垣即以代理关东军司令官、先遣参谋的名义，接连发布了四道攻占北大营和沈阳城的命令：1. 令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扫荡北大营之敌；2. 令步兵第二十九联队进攻奉天城；3. 令独立守备队第五大队从北面进攻北大营，受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长指挥；4. 要求第二师团以主力增援之。^①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长岛本接到命令后，立即命令驻沈阳的部下小野第一中队和高桥第四中队出动，并命令驻抚顺的川上第二中队向柳条湖进发，步兵第二十九联队长平田也迅速集合队伍，准备攻打沈阳城。

与此同时，在文官屯待命的川岛中队长，接到“北大营的中国军队炸毁铁路，正在交战中”^②的报告之后，立刻率队向北大营发起攻击。在现场担当爆破任务的一伙人也向北大营冲去。

晚十时半左右，日军设在独立守备队院内的两门二十四厘米榴弹炮开始向北大营射击。这两门重炮是在约一个月以前从旅顺通过铁路运到沈阳的。安装完毕之后，便以城内的督军公署和北大营为目标进行瞄准演习，经过反复练习，掌握了射击要领，达到了

易显石等：《“九·一八”事变史》第139页。

^② 赵冬晖：《“九·一八”国难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第89页。

一发即可命中目标的程度，这两门榴弹炮隔三五分钟就向北大营发射一次，隆隆炮声震动着全沈阳城。

北大营是东北军王以哲第七旅驻地。它位于沈阳城北约五公里处，东距东大营十公里左右，西距南满铁路约三百米，距柳条湖不到五百米。北大营呈正方形，四周筑有二米高的围墙，四面围墙中间各有一卡子门。营垣内驻有第七旅所辖的三个步兵团：张士贤的六一九团（该团的第一、二营住营垣外东面营房，第三营住营内西北角营房）；王铁汉的六二〇团（住营垣内东侧营房）何立中的六二一团（住营垣内西侧营房）此外还有旅部直属的四个独立连，全旅官兵约一万余人，是东北军最精锐的一个旅。

在日军攻击北大营前 他们 事先毫未觉察 故无丝毫准备。嗣以炮弹落入营内 库房击毁 骤然发火 始大警。出营瞭望 则四周已被日军包围 火线激烈 弹落若雨”。^①此种情况下，第七旅参谋长赵镇藩因旅长王以哲不在军中，就一面立即下令全军进入预定阵地外，一面用电话直接向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报告。荣臻命令赵说：“不准抵抗 不准动 把枪放到库房里 挺着死 大家成仁 为国牺牲。”^②赵说：“把枪放到库房里 恐怕不容易办到吧。”过了不久 赵又打电话给荣臻 荣臻坚持说：“这是命令 如不照办 出了问题 由你负责！”^③全旅官兵只好按照荣臻的命令挺着挨打。

十一时许，日军攻占了营垣西北角，向营院发起了攻击。当时营内士兵有的正在睡觉，来不及穿衣服，被日本兵活活杀死在床上 有的从枪库取出枪 但因有不抵抗的命令 也不敢还击 被日本兵追着开枪杀死。大部分官兵丢盔卸甲 纷纷向东逃跑，有的只穿衬衣 有的打着赤脚 甚至有赤背的 仓皇狼狈不堪言状。”^④这样，

① 陈觉：《“九·一八”后国难痛史》（上）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41页。

② 《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 第2册 第6辑，中国文史出版社，第6页。

③ 《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 第2册 第6辑，中国文史出版社，第6页。

④ 《吉林文史资料》第11辑，第37页。

日军在 19 日一时半左右，占领了六二一团营房，北大营西侧全部陷落。接着，日军又向六二〇团驻地冲杀。

当时“六二〇团之院内，均有日兵冲入射击。同时第七旅旅部及六一九团附近，均有日军以机枪射击及手榴弹投掷，因不准抵抗相继避退，一时呈混乱状态。”^①六二〇团团团长王铁汉面对敌人“侵吾国土 攻吾兵营”的形势，“愿与北大营共存亡”在日军逼近该团第二营时，他立即下令还击，日军出现相当数量伤亡。但日军增援的部队陆续到来，相继占领了六二〇团第三营营房和六一九团营房。

在日军已三面逼近营垣的情况下，旅参谋长赵镇藩又向荣臻报告 荣臻指示必要时可以向东‘移动移动’。于是 赵镇藩利用六二〇团还击，迫使日军迟滞前进的时机，正式下令部队突围，向东山嘴子撤退，集结待命。第七旅官兵且战且退，于 19 日六时许撤出了北大营。日军害怕营内尚有伏兵，用炮火猛烈轰击北大营，营内数处起火，日军得知东北军已退出，便冲进营内，在抢掠军械子弹钱款之余 将‘东北十余年来所筑之唯一兵营’纵火烧毁 其景象极惨。据满铁奉天事务所时局综合情报（1931 年 9 月 22 日）记载：“战后已经一昼夜的北大营 营内各处仍在燃烧 死尸遍地 死马也到处可见。其中还有脱下军服，换上便衣，准备逃跑未成而被打死的 还有尚未断气的 其状颇为凄惨。”^②

据荣臻报告 北大营之役东北军伤亡人数“死亡官长五员 士兵夫一百四十四名，负伤官兵十四名，士兵夫一百七十二名。统计伤亡官士兵夫三百三十五名，士兵失踪生死不明者四百八十三名”，^③而日本参谋本部的统计，中国官兵死亡三百二十名。^④日本

① 李云汉：《九·一八事变史料》第 247 页。

② 中央档案馆等编：《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 第 161 页。

③ 《九·一八事变史料》第 249 页。

④ 日参谋本部：《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 1 卷 第 6 页。

方面的伤亡情况 据日陆军昭和六年《满洲事变概要》说 死亡士兵二人 负伤军官四人 士兵十九人 总计伤亡二十五人。^①

四、侵占沈阳城

9月18日夜，在关东军独立守备第二大队袭击北大营的同时 驻在沈阳的步兵第二十九联队也接到‘紧急集合 准备出动’的命令。19日零点四十分至一时许，第二十九联队按照板垣的命令 兵分三路向沈阳城发起攻击。第一、二路日军进攻路线是南市场和北市场，第三路进攻沈阳城。当第一、二路日军从驻地出发进入商埠地时，当地的军警在此之前已接到不准抵抗的命令，所以，大多逃避；警署均被缴械捣毁 惟商埠一、二两分局警士略有抵抗 被日军击死各五六名，工业区六分局死十余名……^② 在此种情况下，日军很快占领了南市场。第二路日军攻占北市场时，几乎也未遇到大的阻力。当日军进攻时，十间房公安分局警察见状还以为日军在搞‘军事演习’。当看到日军割断电线时 才上去制止 而遭枪杀，分局内警察闻枪声方知事情有变，便急忙出来援助，但因事先无准备，日军又以压倒多数的优势，将大部分警察当场缴械。北市场很快亦被日军占领。

第三路日军向沈阳城内进攻。19日凌晨二时许，日军占领了大小西边门。三时许，一股日军登上小西门城墙，从城墙上向城内射击。至四时许，日军从城西南角墙坏处登墙入城，先后包围警察署、宪兵司令部、电话局、无线电台 所有通信手段都中断 内外消息隔绝。不久 日军从小西门冲入城内 装甲车也到处横冲直撞 迫使各个公安局的警察缴械。四时三十分许，日军完全占领了内城西城墙南北线。

转引自《“九·一八”国难史》第93页。

《“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 第152页。

与此同时，驻辽阳的日军第二师团多门二郎中将奉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命令，率第二师团主力抵达沈阳，参加了攻占沈阳的作战行动。当时，多门做了如下部署：

（一）令步兵第十五旅团长天野少将指挥步兵第十六联队，攻占航空处及兵工厂。

（二）令步兵第二十九联队继续攻占沈阳内城。

（三）以步兵第十六联队第十中队为师团预备队，与师团司令部一同驻于奉天南满火车站附近。

步兵第二十九联队几乎未遇到任何抵抗，又加上城内日方事先已有埋伏，由数支便衣队混入为内应，于上午六时许，占领了内城东面城墙线。并迅速占领了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帅府、辽宁省政府、东北宪兵司令部、东北海军司令部、东北政务委员会、辽宁省民政厅、辽宁省财政厅、辽宁省农矿厅、辽宁省教育厅、东北最高法院、沈阳市政公署、东北交通委员会、辽宁省电话局、辽宁省电报局、东三省官银号、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边业银行等处。至七时许，沈阳城大部分被日军占领。

步兵第十五旅团，于八时后占领了航空处及兵工厂。

十时后，多门师团长和板垣大佐指挥第二师团一部和独立守备队的三个大队攻击东大营。东大营是东北军讲武堂校址，在事变发生后，该校也接到不抵抗命令，所以当日军进逼东大营时，这里的教职员工只好与撤来的第七旅官兵一起向东撤退，十二时半，日军占领了东大营。至此，日军完全占领了沈阳城。

五、东北沦陷

关东军在占领沈阳的同时，又将其司令部从旅顺迁到沈阳，以指挥对东北的侵略战争。9月19日，关东军相继占领了南满铁路和安奉铁路沿线以及附近地区的安东、本溪、大石桥、营口、盖平、瓦房店、海城、鞍山、辽阳、铁岭、开原、昌图、四平街、公主岭等城

市，接着逼进长春。

驻守长春的东北军步兵第二十五旅第六七一团、炮兵第十九团以及护路军第二十二旅第六六三团第二营的官兵们自发起来抵抗日军的侵略，而吉林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熙洽却命令“不许还击”静坐候命。在这种情况下，日军相继占领了长春、吉林、蛟河与敦化等地。

其后，日军准备侵占东省特区官署所在地哈尔滨，但又怕苏联干涉，遂把兵锋转向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为掩人耳目，关东军利用汉奸、原洮辽镇守使张海鹏向黑者进犯，日军也找借口出兵，但遭到中国守军的英勇抵抗。马占山率领的东北军在嫩江桥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入侵东北以来的嚣张气焰，但由于孤军作战，后方无援，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11月19日日军占领了齐齐哈尔城、黑龙江省沦陷。

日军在进犯黑龙江省的同时，于1932年1月3日，谋取了辽西重镇、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行署和辽宁省政府行署所在地锦州。

日军占领锦州后，又向哈尔滨进攻。抗日军在李杜、冯占海的领导下展开了哈尔滨保卫战，终因敌众我寡，2月5日哈尔滨被日军占领。日军相继又占领了东省、黑龙江省及吉林省的一些地方。1933年2月17日决定进犯热河。2月25日占领朝阳县城。3月1日占领凌源。3月4日侵占承德。至此，东北全部沦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东北人民陷入了灾难的深渊。

六、日本侵略者铁蹄下的东北

日军在侵占东北的过程中，烧、杀、淫、掠，无所不为，无恶不作。

据《申报》1931年9月21日的报道：日军攻占长春时：“长春火势仍炽，交署县府公安局均被焚毁，长市处长周玉柄、公安局长修长余、特警署长孙佩琛均为日兵残杀，县长马仲推、县公安局长

鲁绮及全市警察皆被虏 长春县城被焚毁。据陈觉的《“九·一八”后国难痛史》记载：

“日军进攻南岭时，先将长春县军用柴草处及粮秣厂纵火焚烧 我方军草三十余万捆 秣稽二十五、六万捆 尽付一炬。……又将我步炮各营房及二、三两营兵舍 全部放火焚烧。至五时二十分，又将我药弹库用炮轰烧，一时烈焰冲天 弹炸如雷。^①另外 被炮火焚毁的 被炸弹炸毁的机关、学校、建筑物与民房等更是比比皆是。

日军占领沈阳时，疯狂屠杀军民。当时的报刊对此做了大量报道。《民国日报》1931年9月26日刊登了沈阳报联社记者之报告——“日军占领沈阳后摧残华人惨史”其中写道：

各街岗警殉难者 不可数计 街头倒尸 到处皆是。流弹殃及住户 更难仆数。……19日上午七时 沈城陷落。之后街头蹲踞 俱是日兵 复恃其声威 到处侮辱市民 动辄枪杀 城市食料 因来源缺乏，物价陡增两倍以上，一般贫民惶惶不可终日，日人竟欲屠杀全城人民起往 唆使鲜氓 任意掳掠 俟鲜氓走尽后 再施扫射 可怜无数华民惨死于枪林弹雨之下，如此惨剧，数日内不知发生多少。

1931年9月24日，《民国日报》与《申报》等都发表了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书面谈话“沈变痛史”，摘录如下：

“迨至十九日早八时 攻入城内 先登城墙 向下射击 把守回关城门 解除军警武装 占据官署 搜调文卷 捉捕军官 搜索私宅，所有城内外警察分所，均被日军用机关枪射击。凡占领之机关，均标贴日本军占领 犯者死刑字样。我方军警 绝对未予抵抗 然惨死于弹下者，已为数不少矣。……日军凶暴已极，对于行人，任意枪杀 见有军警服装者 尤特别仇视 几难幸免 文官未逃走者 亦多被监视 行动不能自由。捕获军官 迫令签字 承认我军先行攻击破坏其铁路桥梁之事。”

陈觉：《“九·一八”后国难痛史》(上)，第41页。

陈觉的《“九·一八”后国难痛史》(上 第 184 页)是这样记载的:

“工业区、北市场、小西边后一带 伏尸遍地。所有被杀尸身 多日未能掩埋,仅将陈在繁盛市街处之尸体,移到较僻处。其中有被日晒 皮肉腐烂 臭气熏天 有被野犬所食 肢体不全。”

《民国日报》1931 年 9 月 26 日做了如下报道:

“日军藉口维持治安 随意枪毙路人 虽妇孺亦不免 见小儿常用刺刀抬起 沿道示众 惨不忍睹。”

《申报》1931 年 9 月 21 日报道:

“十九日长春傅营长 傅冠军——作者注 阵亡 全家老幼十七口均遇害,五龄子为剖腹惨死。

日军残害东北同胞的手段极其残暴,真是无以复加。除枪杀、刀砍、刺杀之外 还用煤油、镪水烧杀等骇人听闻的方法。被杀害者不计其数。

日军军纪败坏 所到之处的妇女残遭蹂躏。”

陈觉的《“九·一八”后国难痛史》(上 第 184 页)做了如下记载:

“日军对于普通住户 随意出入 年轻妇女 任意调笑 凡男人少者 则其家中妇女 鲜不为其奸淫。”

“日军暴行 极为残酷 全城^① 妇女,奸污殆遍,每日日军三五,侵入民户 掳架妇女 公然奸淫 其稍作抗拒者 有死无活。”^②

“长春被占领后 南岭附近华人妇女 被日兵奸污者 共约十数人。只畏日军枪炮威力,含羞忍辱,不敢告发,以致日兵色胆愈大,恣其兽欲。东头道北孟家桥地方,李姓家,于一月二十八日午后四时许,突去日兵二名,闯入屋内,声称搜查枪械,屋内男子概被逐

系指辽阳。

② 陈觉:《“九·一八”后国难痛史》(上)第 93 页。

出 当将李姓嫂、姑两人扭获 肆其兽行。又长春西二道街 王姓家，仅少妇在室，于十月三十日午前九时许，日兵二名突如其来，乃突入奸污时许乃去。”^①

勿需再多举例，以上事实足以说明日本侵略者是怎样残酷地蹂躏无数东北妇女的。

日本侵略者还大肆抢掠所到之处中国百姓的财物。

9月19日六时许，日军包围大帅府后，将府内一切贵重物品抢掠一空 其价难以估计 仅张作霖第五夫人所损失之金条、珠宝、饰物、现款就值一亿四千万。其他要人 汤玉麟、万福麟、张作相、臧士毅、翟文选、朱光沐、荣臻、于珍等私宅的财物均被洗劫。

日本侵略者为了操纵东北的经济命脉，在“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就派关东军荷枪实弹地占领了沈阳的东三省官银号、辽宁省城四行号联合发行准备库、中国银行、交通银行。9月21日关东军在侵入吉林的同时，封闭了吉林省官银号等金融机关。11月19日又封闭了黑龙江省官银号。日本侵略者强占了三省主要金融机构后，勒令封存一切现款、帐册、记录，准备随时接受日军人员检查。而日本侵略者却趁此机会劫走了东三省官银号库存“黄金十六万斤，张学良寄存于边业银行的七、八千两黄金和古董书画”^② 1932年4月6日“日本清理边业银行股份实收额 现大洋 五千二百五十(千元)其中张学良的股份为五千(千元) 阚朝玺一百(千元) 吴俊升一百(千元) 北京财政部五十(千元)”^③

日军肆意抢劫百姓财物之事更是屡见不鲜。尤其是日军豢养下的土匪 由日军供给枪械 白昼公然行抢 夜间更甚 朝鲜及日本浪人 则由日军发给护照 倘经捕获 出示即行释放。抢匪的行动极

陈觉：《“九·一八”后国难痛史》(上)第114页。

② 姜念东等：《伪满洲国史》第252页。

孔经纬：《东北经济史》第364页。

其自由 并公开进行结帮抢劫“;十月二日晚间 发现五六十名之大帮胡匪,围攻小南关之法国教堂。因该教堂藏有各大公馆财物甚多 故胡匪结帮抢取”。^①造成的结果是十分凄惨的。“城关住户概迁移一空,城东三家子村及兵工厂一带,因匪患最烈,所有高楼大厦千余间 竟无一入居住。其余各城关迁去者 钉闭其门 未去者亦闭户自守。”^②从“九·一八”事变后至 1932 年 2 月 10 日止 沈阳市共发生八千四百余起抢案,每月平均,不下五十余件。^③

日本侵略者的烧杀抢掠 给无辜百姓带来的损失无法统计。而官方财产损失据不完全统计,在十七亿元^④以上 如下表所示 单位为元)

民政机关损失	东北政务委员会	1,300,835
	辽宁民政厅	230,853
	财政厅	29,550,000
	实业厅	2,532,000
	教育厅	785,646
	警务处	1,943,394
	法院	59,234
	市政公所	235,500
军政机关损失	陆军司令部	37,001,605
	海军司令部	545,348
	空军司令部	56,875,000
	宪兵司令部	154,400
	军队	9,320,220

陈觉:《“九·一八”后国难痛史》(上),第 182 页。

陈觉:《“九·一八”后国难痛史》(上),第 182 页。

陈觉:《“九·一八”后国难痛史》(上),第 183 页。

陈觉:《“九·一八”后国难痛史》(上),第 144 页。

军政机关损失	兵工厂	340,025,739
	军工厂	
	被服厂	
	粮秣厂	
	运输通信机关	603,181
	其他	22,088,280
官办铁路损失	官办铁路	630,741,216
	资产与营业	625,977,360
	交通用品制造厂	284,000
	东北交通委员会	4,279,856
官办航业损失		20,300,000
官办电台损失		2,600,000
官办银行损失		588,986,131
官办矿业损失		9,653,150
官办林场损失		160,000
东北大学损失		11,881,880
国税收入损失		15,185,330

注 本表根据陈觉：《“九·一八”后国难痛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43~144页内容编制。

至于日本侵略者制造“九·一八”事变，对东北经济的摧残和影响，更是非笔墨所能表述的。

孙玉玲

附 录

(一) 我们如何计划发动 “九·一八”事变(节录)

花谷正

对于“九·一八”事变之爆发点的柳条沟事件，除我以外几乎没人能谈，因为有关者大多去世了，而且迄今为止，虽然有人推测，但却没人谈过这个事件的真相。现在，我根据我的记忆，来回顾当时的实际情形。

我于 1928 年 8 月前往东北就任关东军参谋，这是张作霖被炸死后两个月的事情。再经过两个月后，石原莞尔中校前来担任作战主任。

本来，河本上校是想乘炸死张作霖的机会占领东北南部的，但没有成功。那时如果成功“九·一八”事变或许已经爆发于此刻。不但如此，东三省的新统治者张学良即时易帜，高举青天白日旗，与南京政府呼应，出于排日姿势。由之东北的情势更日益恶化。与此同时，苏联开始着手其第一次五年计划，逐渐充实其战备，势将成为日本在远东的最大敌国。因此石原特别留意苏联合国力的进展。是以建设“满洲国”的最大目的，乃在于要建设坚固的防止共产势力南下的防波堤。

炸死张作霖事件告一个段落的前后，板垣征四郎上校前来接任高级参谋的职务。板垣的性格与石原很不相同。他虽然不是才子型的人，但却富于容让人的雅量，坚忍不拔，是个苦干起家的领袖型的人物。老实说，板垣的实力和石原之周密计划的结合，发动